

雲南叢書

李中谿全集

趙藩題

中谿家傳彙稿卷八目錄

公曆一九五一年四月壹日

蕭英庭家屬捐獻

記

遊龍虎山

遊銀山鐵壁記

遊九頂寺記

遊皖山記

遊盤山舞劍臺記

遊青碧溪三潭記

遊花甸記

遊石寶山記

黑鹽井重建三元宮記

鷄足山迦葉院記

大理文昌宮記

袞袞院記

點蒼山玄真觀碑

大理造輿梁碑

榆水龍關碑

雲南平諸夷碑

平夷寇碑

建聖峰寺常住碑記

鷄足山慶豐寺記

八臘廟記

瑞鶴觀記

覺真菴記

賓倉閣記

鷄足山放光寺記

珠海寺記

崇聖寺畧記

雲南省城昆明縣地藏寺記

黑鹽井重建三元宮記

鷄足山迦葉院記

大理文昌宮記

袞袞院記

點蒼山玄真觀碑

大理造輿梁碑

榆水龍關碑

雲南平諸夷碑

平夷寇碑

中谿家傳彙稿卷之八

雲南叢書集部之六

大理李元陽仁甫著 男李傳李煌輯錄

門生李東何文極校正

後學清平孔宗海董梓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記

遊龍虎山

余嘉靖丙申使閩戊戌五月得代出疆張大參東江提學午坡汪內翰出爲僉憲送至武夷山登大王峯遊竟而別余至廣信擬爲龍虎山之遊方問訖陸方伯銓將

往廣西聞此欣然遂與俱至天師張宅張北上未回余
二人聯榻於客館坐中見兩山如左右手迴抱其宅龍
虎所由名也舊聞宅畔有裴仙蓋得道人也因問其所
在造焉此道人性氣不常或罵詈無禮粗疎余曰聽之
無妨闍人通報余二人隨入裴下階喜津津相迎入室
拜揖無乖忤與語坐不酬問口誦七言如流莫曉所謂
余問曰吾欲學仙得乎裴首肯者三陸亦問不答乃辭
出陸長先行裴促其衣領止之以目推余先出余復讓
陸裴促如初陸色變余不得已先陸而出明晨余再造
裴坐余牀上談長生須同類用氣不用質纔三語陸至

裴不復言加扣亦不應辭出往遊上清路出天師祠下
因謁焉瞻塑像兩目炯然面青色與世傳畫像不甚類
陸問面青余曰往遊閩中九鯉湖有范仙像亦面青云
是服丹應然未曉其說也出祠而西溪水淺僅可容舸
兩岸石山尖如堯鑿圓如鏡臺方如斛如几如廩如屏
各具一態絕不相類奇詭變幻酷似武夷而秀麗贊溪
稍不及也舟行五六里引歌聲震林谷自謂平生一快
窟洞寂寥絕無人居但聞斧鑿聲舟子曰此修倉聲也
此聲動則歲歉矣詰其故曰傳自古始有聲則歉無聲
則豐靡不有驗遙見一山蔚然聳秀舟子曰此上清勝

處有僧住遂捨舟拄杖行三里巖逕崎仄不可駐足陸
激余曰登大王峯手段顧不可復施乎余笑而進坐待
良久陸亦至又行三里所石亦犖确路亦嚙缺時日已
晡退無所止努力而上險巖有一步而再折拇者晚風
吹衣勢欲吹墜匍匐頓乏風定復進見一僧及迎慰勞
諄諄曰此險路豈貴人所履僧二三年非大缺食不能
下也陸曰僧且不能下吾二人其合老於此乎始相顧
一笑問僧曰前去尙有險否曰僅二十步耳至則百餘
步不敢下視如御風然忽然歷過僧拜曰二公有此神
足畜眼未之見也陸曰非熟不能向來閱歷多也旣至

僧居無屋無榻穴居大石下師徒四人鰲面赤足待從
人不至饑甚向僧乞粥無米有豆作豆粥亦甘美問宿
處僧指佛堂在棲鶻崖賴有佛燈以草薦二枚爲卧居
之具石氣泠泠達旦不成寐堂前老鶻護雛啾啾竟夜
凌晨承差以裹飯至食罷下山默識險處預爲安心躡
蹻徐徐且行且坐指點金谿諸山翠峯雲表如羽袖蹠
躡令人神悚意動陸曰昨所未見者乃今見之余曰昨
憂險今樂曠憂者心蔽樂者心開故也旣至水次遂東
舟而下奕棋詠詩不覺至廣信與陸爲別別后寒暑聞
陸已下世裴則身外在武當遇之而實不離廣

信也里居暇日遙憶舊遊仙凡存沒有深感焉因記之

遊銀山鐵壁記

嘉靖甲午夏謁陵同熊南沙任少海唐荆川王湛泉旣竣事約往觀長城東北行二十餘里路人云此去密雲僅八十里諸人相謂曰且訪赤獨子於密雲遂策馬東行暮投村寺有溫泉浴罷止宿凌晨登寺臺因指顧長城論天下形勢湛泉曰長安不可不作一都荆川南沙少海皆曰都則然矣設官未盡其制如都何余曰顧東橋先生嘗曰天下選十五人作巡撫三十人作方伯一

百人詐知府必九年成績而后遷得其人而後代巡

按如雷霆行於其間或三年一差或五年一察其他循
資仍舊如此則吏部所訪科道所舉僅百五十人易於
遴選彼不肖者自不容側足於其列矣縣令教官聽知
府各舉其所知以時聞於巡撫巡撫舉之於部賢者留
不肖者卽黜天下之治可立而待也諸君皆以爲然飯
已騎行又二十里路人又云赤獨子已去密雲旬日矣
眾相顧色阻南沙謂予曰銀山鐵壁去此不遠盍往遊
馬遂折北而去諸君相尾問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難
色遲回不進南沙與予恐爲所阻遂策馬亟馳行六十
里至鄧隱峯道場登八角亭東北有鐵崖壁立石色熒

然頃之月出如銀色界洗盞更酌竟夜不寐南沙曰隱
峯傳中言鬼使不見隱峯何也予曰大修行人具六通
鬼神但具五通故人能見鬼而鬼不見人也南沙又曰
鬼見常人而人不見鬼何也予曰常人有障而鬼神無
障也明日將拄杖登頂寺僧曰頂由閻王鼻行僧住此
十餘年亦不敢度余二人笑而不聽竟趨鼻側山脊如
刀背僅容一足長約十步兩旁如削下臨萬仞不可凝
視罡風吹衣足不能立予曰列子履萬仞之險足二分
垂外何如乃去鞵鞋跌坐徘徊取棋枰對奕南沙忽推
棋東行比予回顧渠已度鼻矣予亦側身起立逐武而

東遂相與同登山頂余曰君無擬議予無思量乃能至此向使擬議思量東瞻西顧則私意起而反感安能至此哉南沙曰士之立朝能以無議擬無思量之心行之何事不辦做來有頃寺僧憑樵者送茶各飲一盞樵者指長城外曰此爲黃花鎮此爲居庸關又西爲某關又東爲某鎮皆在烟花微茫中萬里龍沙風霾無際令人有吞胡虜隘寰區之氣罡風稍定挺身度鼻而安能至難者回入僧院崔都尉京山自外來曰聞霾無際令人得同遊遂舉觴薦山藪坐月下說長城險易京山問曰邊儲奈何南沙曰財力强富則士馬精妍今九邊蕭條

軍士羸弱無怪虜來卽跪而受刃也余曰若鬻官鹽法皆令輸粟寔過三年斯富强矣京山曰予忝宗臣如盲如聾願極言其詳庶斯言不空耳予曰齎銀易於運米運米易於輸粟人所知也而必欲貴粟者以其有九利也夫輸粟則車輻多往過來續常有萬輛在邊緩急可以聯作車城以禦武一利也車輻多則騾畜多可以糞屯田益邊農變斥鹵爲沃壤二利也人畜多則邊人得賣芻草得賃房舍易沙場爲闌闌三利也車輻多則人多人多則貿易多孳貨填委不見邊愁四利也粟價旣貴則邊農日富屯田日闢五利也輸粟者眾主客旣雜

居一遇有警各出智謀以爲我用六利也商賈所聚婚
嫁相卹各愛其身各護其家斯有固志七利也邊人旣
安土樂生則百工所萃器械不期利而自利城壘不期
修而自修八利也且百金易懷斗粟難掩侵漁之患不
杜而自絕九利也在漢文帝之富强用此道也京山憮
然曰不圖遊山而得國謀也夜分各就宿明日京山早
發來別予二人尙未下榻飯已下山由捷路向昌平道
中多木柵如圈初不知其故旣而問樵人乃知其爲致
虎圈已意頗悔來已無及矣南沙曰生死有命頃之從
人告饑遂就流泉而飲甚甘之馬上作銀山鐵壁歌夜

投昌平公署不食而卧覺甚安適起相謂曰客舍數年
無此好睡得非心閒耶遂行明日荆川少海攜酒來相
勞頃之湛泉亦至因爲言山水之情狀諸君頗以不遊
爲恨荆川名順之編修武進人湛泉名輿齡驗封司山
西人少海名瀚考功郎順慶人南沙名遇職方司富甯
人余則名元陽字仁甫號中谿大理人時爲御史

遊九頂寺記

九頂寺在雲南縣西北二十五里其山有九頂故名世
傳唐代村人於九頂上聞空中天樂累日不休乃相與
斲荆芟翳始見巖有九洞一洞有石佛像五軀因建寺

馬朝代幾更古瓦猶在潼川僧明寂遊訪至此嘉其奇
絕重爲修復隆慶二年春予與趙中丞雪屏來遊則見
飛樓棧閣皆穴巖懸壁如出空中凭檻窺窗下臨無地
令人神竦意動梯磴窈窕側足捫蘿升古佛洞燃燈閣
則見松杉鬱鬱掩映晴嵐雲氣徘徊石林蕭峭僧澄碧
明寂進野菽麩羹食而甘之夜就石龕篝燈對酒聞落
石下澗聲如雷炮雪屏曰昔在京邸忽有異聞則驚視
此何如也酒罷瞑目有頃曙光方動卽上高頂四望奕
棋賦詩問九洞所在上下徧歷至出泉處各取瓢飲仍
瀹茗坐日晡乃下山觀寶泉壩隄壩不治壩底龜拆時

且插秧而炎槁無雨誰能閔之嘆息而行

遊皖山記

皖山在潛山縣西漢以爲南嶽其麓有祀壇嘉靖戊戌
夏于匡廬山前與陳內翰后岡言別渡江漫遊遙見三
峯插天遂問路至其麓五里宿三祖寺平旦謁殿禮塔
適微雨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尙未也余疑之
以謂有雨則洗奚必龍殆僧神其說耳頃之忽雷電交
作予欲避塔腹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景象當是龍來
雨頓翻盆余愀然立廊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鏗鞳
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蝠餘穢起視

塔腹纖塵不存矣旣晴由寺后入石澗觀黃山谷題石
牛古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俱被沙埋獨石牛巋
然遂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峯之頂
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
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世俗所
畫雷公狀晴天仰卧頂盤如人曬腹樵者遇之雷雹隨
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余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
蓋赴成都守取道於此公有雅懷聞予在山因迂途相
尋遂攜手更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備道古
蹟始末如僧言予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

之士賢者也其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尊之鬼神亦護之彼漢禪壇壝鞠爲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雜遝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人世之足恃者果安在哉相向歎息而別

遊盤山舞劍臺記

予之少也有四方之志聞漁陽盤山之上李靖舞劍臺在焉思欲一至其地而未能旣舉后客寓京師爲嘉靖甲申有三河縣張欽者見訪談孫吳術語次因問盤山道路對甚悉遂偕之行出京東一程至三河宿南禪寺明日至西麓時十月之望雪紛紛下急投村舍去長城

二里夜半村中鑼噪四起欲曙乃定譁曰胡人越城盜
村猪去十六日曉往長城下一觀祖龍遺蹟道旁有石
室中懸朱棺不知何代貴人墓結構甚堅密鉤筍精巧
恐爲人盜掘然則不若薄葬之爲安也是日雪愈大不
能前逆旅主人割豕相留十七日冒雪騎行三十里至
一寺樵枯枝炊黍酌酒擁落葉而卧曉見日出千峰玉
立銀色世界絕無纖塵心甚樂之乃舍馬策杖蹙蹠以
躋從人引繩牽布助予之不逮路繞東北折而南見掀
唇如白龜者愕然凝視久之乃知其爲大石也行逼石
下見其地潔如掃度其中有人俛首而入則空洞如夏

屋坐一陀頭問之默然旁無炊迹以乾餼貽之揮手不受然后知其爲辟穀隱淪也予因榻其次夜中捫其鼻無息撫其肌微煖衲衣不厚而鬢間津津有汗予謂張曰不食而能生又何求於世乎嘆羨而別十九日徧訪巖壑思有若人者竟亦不見暮宿靈塔寺有十餘僧安禪見客皆起予以禪機投之竟不酬問遂過草菴宿欲題靈塔石凍不受墨留詩乃去上至一寺去頂不遠一老僧暴背補衲予問舞劍臺安在曰不知問僧臘幾何曰住此三十年矣予驚曰舞劍臺豈虛傳乎薄暮圍火不寐初旭卽欲登頂莽無人跡張乃腰鎌握斧與從者

二三人斬剔竟日始通一綫逕得登頂頂上有土盤石
徑四丈許大字刻云唐李從簡遊李靖舞劍臺蓋石卽
靖舞劍處也字刻約深入寸許予亦攜石工鐫題有頤
曰此石名白觚蝦蟆背此時正凍鐵筆不入是日千山
消雪四望清瑩東指遼海在微茫間南則泰山鄒嶧隱
隱如培塿與黃河一線相爲映帶西北則太行蜿蜒自
雲間而下環拱京畿令人有挾羽翰遊八極之意從人
篝火煖酒以大觥酌予天風吹衣暝色遙下未至寺已
昏黑不辨人矣召僧問曰舞劍果有臺何云不知也僧
曰自出家以來未嘗登頂雖有遊人亦不知舞劍古跡

也明日題詩壁間迤邐而下劍臺在望令人五步一回
首十步一消息所經菴院三十餘所率多無榜且頽垣
敗宇無僧可問至觀音寺院中有人修齋留予飯下過
薊門騎行平野二十里至唐朝寺棟宇雖宏壯而搖落
不可棲息但有丐者百餘擁廊而卧張有勇力叱之皆
起詈曰汝輩據寺故僧不住耳予止之曰丐者住寺得
避風雨諸佛所喜惡用詈爲張唯唯遂與俱去

遊青碧溪三潭記

溪在點蒼山馬龍峯之南正德庚辰予嘗遊焉嘉靖辛
丑郡守楊公印嶽祠部許公玉林招予復至溪上丙申

又同郡守馬公元岡二守任公積齋深窮其源源出上

下石澗湧沸為潭深丈許明熒不可藏鍼小石布底纍

纍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玉錯如霞綺纔有墜葉

到潭面鳥隨銜去潭三面皆石崖其淨如拭纖塵不住

觀玩久之乃側上左崖石罅中避雨而坐俯瞰潭水更

互傳杯不覺盡醉源即出此潭中若出上下石澗則冬末春三月其水竭矣至五六月雨水

時行之日則上下之水亦添入故但見上下石澗之水來也余年四十計遊此溪三十餘次故知其源馬華亭

周震補註右崖有禹穴二字楊公所刻出潭東行見石上流

泉漸靡成渠最滑不可著足有輕躡者輒失腳落中潭

深二丈許以水明見底人多狎易之不知其叵測也下

潭水光深青色中潭鴉碧色上潭鸚綠色水石相因水
光愈浮石色愈麗予每至溪上縠紋璧影印心染神出
溪雖涉塵事而幽光在目屢月不能忘緣溪而出水之
所經因地賦形圓者如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
亭以賞其趣馬任二公嘗建濯纓亭今廢矣此溪四時
不竭灌潤千畝人稱爲德溪云

遊花甸記

花甸在點蒼山西北深溪中距郡城七十里予懷茲甸
尙矣人事積阻袞袞歲華一日楊子壽過余道花甸之
勝予因考野史益得其詳復楊子壽曰君但先往卽目

治暑雨之具庚申肩輿出郭北行十餘里時首夏海色
山光殊覺健人乃舍輿策馬以恣眺望又十餘里則吾
弟元和輩尾馬而來曰欲晡投山下聖元寺炊則楊參
軍春江已載酒寺樓遂相與嘯歌月下聯榻而宿辛酉
訪何進士美中之廬何發醅留客客畏暑不欲飲爲主
人所強始稍稍引滿旣而甘之卻留連不去頃之張少
參桂城知予登山凌晨來顧頗有病容客有言於坐者
曰酒之美者可以已病請試酌之少參有難色及舉杯
不覺輒盡且呼巨觥來遂一醉大笑而別偕春江行十
里入萬花溪異卉秀葩名不可辨又五里至風吼門皆

緣翠微行夷則騎欹則輿險則徒步至玄武祠春江先
登曰此山如龜此水如蛇盍少坐以息僕夫澗風灑衣
頓覺涼冷乃起行五六里折而北豁然夷曠平甸二十
里淨綠如拭至此則騎者揚鞭而騁弧者擢矢而射步
者躍舞倦者嘯歌如起塵世而登雲天人各朗然自異
甸之西皆連岡層壘如雲梯東岡壁立如掛榜萬木陰
森千重蒼翠奇花異卉綴繡垂纓廣甸之中水竹區別
遊人來往度竹穿花旣過一區又見一奧旣度一奧又
見廣原曠而奧奧而曠如此者四五乃達白鹿岡下岡
以白國道人隆祐禧得名世傳禧在此岡修煉騎白鹿

仙去卽其地也岡東里許兩山如壁中夾一川袤十餘里廣僅百十武耳其間雜花秀木丰茸葳蕤石色蒼然窈窕修迥有若門焉其北谷則與人境隔絕矣按野史謂此中古有四村曰黃熊窩曰狼山曰杉樹曰乳牛墩當世高蹈者居之在晉時爲吐蕃畧地遂無居人北行里許至銅屏山山下有南詔潭水如澄墨其深莫測崖有蒲草輭厚可坐方解駮樹陰見子壽與一道士挈壺漿來僕夫吹笳與樵歌牧笛遙應互答諸人擊節相懽頹之潭陰雲起眾愀然乃向白鹿岡下誅茅圍火而卧壬戌登岡頂指東西岡而問焉其西之名曰望海曰香

柏嶺曰石鼓巖曰分水嶺其東岡之迹曰羅漢室曰禮
拜石曰石鼓寺曰醮斗壇曰伏猿巖曰寶光石曰祈年
石皆在指顧之下予不能徧歷乃分遣從游二三子往
觀其概遙見一騎如飛而來出沒竹樹間心頗異之比
至爲姊丈張斗攜餌餅餉余也遠至二十里鳥亦數歇
馬不澁蹄一瞬而至亂山之頂有此平野信奇甸乎斗
曰信哉不緣我翁何由見此誠平生一大快事也相與
坐岡頂有懷雪屏趙中丞雲川高少參陽川高太僕舍
姪甯遠尹恒顏同約不果來向之分遣者亦至各陳說
所見無奇勝而分水嶺則觀音大士輦巨石灑水西注

鳳羽鄉灌田千頃改無益就有益誠神功也飯罷別子
壽馬上作花甸行記之將出甸諸人倚馬回望白鹿不
勝戀戀出溪至弘圭哨坐觀洱水萬頃澄波少馬月出
東山之上客有歌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
誰予疊而和之乘月下阪渡溪與春江別投張氏莊宿
焉癸亥過遺教寺村老攜酒杉苑拾松毬煮罇壁間讀
古碑字有鐵畫蓋法書也僧曰夜來塔放光今日客至
願留題因書壁而去

遊石寶山記

石寶山在劍川州西南深山中嘉靖辛卯暮春成都楊

修撰約予同遊初抵鄧川楊少參兩依翁招浴溫泉飲
於其家懽甚坐上賦詩投贈三日丙辰經浪穹見蒹葭
楊柳沃野腴疇宛如江南欲投山寺皆敗垣仆棟不得
已就公館宿焉四日丁巳過劍川侵曉入山風威凜凜
逕路崎險或騎或步日西至山頂遙見層層疊疊如板
屋如棧閣者石寶巖也箐底有鐘鼓洞從遊之士窺而
擊之予二人從洞外聽之宛如鐘鼓聲也寺門在望竟
不可卽二僧來迎挽手而上厯覽洞壑一步一坐且駭
且訝升階謁佛殿折北升石梯至觀音堂又折北磴險
捫蘿而上山頂有聖泉從孔湧出不溢不流約可升許

時從者皆渴爭先挹取飲百餘人而水不減升菴曰眞
聖泉也予二人各飲泉一盞殊覺爽健由故道下至僧
丈舉酒相勞各賦詩盡醉而宿五日戊午出南行望飛
崖如廊廡然心甚奇之路人曰此中巖也巖頂雕鏤石
佛菩薩之像皆精巧奇特山石皆蝦蟇狀聞西澗中亦
有巖洞然榛莽塞路不容移步悵然久之遂於馬上哦
詩而回然長懷西澗未曾歷覽每以爲歉至壬戌孟春
予偕弟元和姊丈張斗友人楊和泛舟西洱踰象嶺觀
鶴林寺歷烏弔山遂乘輿復至石寶此行由間道宿村
舍路人多不相識一泉一石隨興坐卧殊覺暢適旣到

石寶將由故道向中巖忽有樵者指曰由西涉澗所見
尤勝遂如其言而行二里許見一石山藍碧如染逼而
觀之宛然一獅子也掉尾低頭如奮迅之狀從行人皆
懽呼驚羨獅背可坐千餘人復由石獅腹下穿出石澗
遙見西溪窈窕巖岸如削立石如屏方石如屋可以結
茅而居奈暮景且逼空山無人竟不能往東行一里石
上雕一波斯人雖出人爲然前代工也又半里石崖險
處有一石如象折南而上有玉女井方尺清冽可飲又
里許乃至舊遊之地追憶升菴垠溪未嘗見此今已下
世悽愴揮涕因賦一詩書之壁間以寄吾思焉又南行

三里有方崖巖巖如壘風行其中有介冑聲令人愀然旣
如人如獸如城如壘風行其中有介冑聲令人愀然旣
而日下西嶺不及窮搜村人結松幕相待各把巨觥引
滿三酌而去

遊鼓山記

嘉靖戊戌夏林尙書小泉翁招余遊鼓山出福州城天
色鮮霽東行十餘里陰靄漸至松路蕭爽石色幽映過
龍橋至鼓山寺飯罷易竹輿登山微雨逕滑磴道盤曲
前挽后推蹙蹠茅竹中候忽白雲彌滿如風捲楊花眩
亂人目輿人乍行乍止有頃如行木棉堆裏輪囷瀾翻

咫尺莫辨度蹠鼈橋經靈源洞喝水巖諸處耳畔但聞
鳴聲更不見山之形狀予坐浮如乘雲聞與人語始知
輿在人肩雨濛濛下呼蓋來則聞其應聲而青蓋出沒
雲中愈呼愈遠執蓋者不見路不得近故也過石門棧
至雲亭陰曠暫開見晦翁書亭額少歇復登磴道愈歧
里許爲小頂峯則見晴日麗空草石不潤蓋未嘗經雨
乃知雲雨低在下方去地不遠翁至相慰勞如久睽隔
而忽邂逅者爲之一笑乃連輿復登大頂峯就亭燎衣
北觀浴鳳池池旁石上有晦翁天風海濤四字時剛風
稜稜嵐靄如洗周旋覽眺已非人世南望菲源阡陌蔚

蔚漫漫東北疊巘重巒表見於夕陽之下俯瞰小琉球
如一點青螺翁舉酒藉草而坐觀海有頃從者報云大
琉球見予凝視久之問曰何大琉球亦如點螺翁曰所
處高遠則視下益小宜矣予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
流茲遊得之常有此氣象何外物之足累乎遂下至寺
飲醉而別

登武夷大王峯記

嘉靖戊戌夏五月汪東麓張東沙江午坡送予至武夷
自二曲之玉女峯下泛舟歷九曲溪再輿再舟往返竟
日歷覽旣徧道院夜酌相與評品形勝以爲怡神之助

予曰天下山水至武夷諸峯奇詭極矣十五國之內山之
大者百里同一形小者亦數十里同一狀蓋其地脈
相貫故形勢不能不同也獨武夷諸峯則不然十里之
近九曲之內變幻四出姿態橫生或連脊異形或一山
兩狀纔振舵而圭壁改觀甫轉盼而方圓異質兜蓋劍
戟舞馬蹲獅倉廩設而貓窺屏幃陳而人立入幽壑而
得耕稼之場度石罅而有藏修之地布列盡乎天巧體
製疑於人爲遊觀至此將謂造物者之獨有所私矣然
眺覽所及處惟大王峯最高試一登之以窮山水之蘊
可乎午坡曰大王峯有張仙巖按志漢人張垓得辟穀

之術於此仙去遺蛻儼存盍往觀之東麓東沙皆欣然
道士曰捫天之難非雲梯不可乃命縛梯再宿而梯成
東麓東沙與予先至仰見縋梯百丈二公色阻乃命隸
卒便捷者二人先躡至梯之四一遽下五色無主語不
出口乃促孫都司孫畏縮色變予曰隸卒不知以心爲
主耳手有攀足有緣安得有失遂躡梯而升梯盡覓巖阿
中仙蛻儼然相去五步內厓欹若不容著足凝定有頃
卽飛步而至並其蛻而坐頃之午坡亦至梯盡處問予
曰此欵厓何由得度予曰不知其然也午坡悟亦飛步
而至相與拜張仙像像兩手據髀卷起一足如真武坐

首略右顧非土非肉非漆癯然有威予聞得道之士真
氣不散蛻殼之時筋骸自固雖歷千百禩與初逝不殊
豈其然乎頃之山下雷雨大作下視雨腳甚長巖前不
見雨絲乃知身出雲上環望八閩諸山不啻培塿各賦
詩一首下至梯半始覺有雨露衣比至道士院不辨色
矣明日三公置酒一線天巖徑崎仄乘藍輿而往所歷
鳴泉怪石不可殫記至則沓嶂牆立仰天僅一線壁間
有祠部白洛原見懷之作度其時非遠竟不知何往一
坐爲之悵然遂用白韻各賦詩約以詩成先後罰觶如
次予詩先成得少飲歸至金雞潭乃昨遊久坐之地見

洞中新置一物如香匳狀丹朱灼灼約方六七尺相顧
駭訝不可致詰洞在二十仞之外下臨不測之淵一宿
之頃伊誰致之是夜宿止止菴東沙曰晦翁有感於白
玉蟾因云當時錯下工夫只合先學上天後學識字此
意云何予曰人能妙悟則六經皆吾註腳故出世之學
一味主悟悟則無不通矣諒非虛語遂別

遊石門山記

石門山在點蒼山之背嘉靖甲寅春首予約雪屏趙中
丞史城楊江津遵洱河歷天橋出宿樣鼻村舍翌午至
金牛屯飯當孔道有石如牛村因得名騎向石門亂石

夾荆榛且芟且行至則兩壁牆立青蒼萬仞若門焉予
窺其中萬松參天高巖蔽日陰森窈窕深幾十餘里窄
處如鐵峽廣如桃源兩岸石苔滑不可著足南岸峻削
石色蒼然北岸亦斗絕然石上負土松嶠之際可亭可
廬流泉穿石往往成渠靜默有頃但聞泉聲淙淙如鳴
琴佩玉林際鳥語素所未聞令人起絕粒想東一峯尖
削集雪未消正臨壑上時日亭午蒼翠中值一玉筍與
壑中水石相爲照耀忽驚颿從空飛墮聲如鉦雷凜乎
不可留從者扶挽而出有野老來告曰壑底少人行從
高處俯瞰則壑中景物不能遁藏矣予三人乃折東北

緣坡而升數里至一寺汲泉瀹茗少憩又東一里有大石四面如削村人構亭其上今燬矣又東南升三里至仙真閣閣南有石洞洞前石檻可凭則見向之石門在其西下視數千尺壑底水石或窪如盎或方如槽黛蓄膏渟不可名狀微風度壑如怒濤擊撞卽向之雷錫處也因坐洞中賦詩小酌二道士獻盤菽不知其名嘗之甘食盡再索予曰山居自有美食奚必炙乎二公曰然聞北山有白石崖侵曉騎行三十里遙見一物如白蓮擎出翠微中僮僕皆懽譁騎者加策輿者努挽至則有佛宮倚巖而構以地里計之當在點蒼悉達場之背四

望空濶心目豁然便有御長風凌倒景之意雪屏曰昔者觀於大壑則思守獨乃今觀於綿渺則思遠遊二者將何取衷哉史城曰昔所見者奧故思深今所見者曠故志大勢使然也予曰境變則體殊情生則志隔皆有乖於聖人之常者也得聖人之常者安安而能遷奧曠遊守非一非二矣愧予能解而未能造也二公首肯遂下山由捷路行至繩橋爲漢武求菟醬之路至湍溪爲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地今失其處矣比入樣凘已黃昏舊衡陽尹李凘川邀至其宅夜酌甚歡又秉炬行入九里宿尹氏村舍又明日早發途次見急湍怪石輒停

輿坐玩溫泉思解衣浴時日已晡中止薄暮復至中丞宅留飲乃別

馬龍州中和山現瑞記

金馬碧鷄之東有山曰中和其秀拔挺特徘徊融結之勢蓋欲擬楚之太和山大畧相似而其名爲中和不知何自始嘉靖丁未歲月日有祥光見於天表立帝披髮乘雲而下金甲旗劍燁然分明一時士著眾庶道路行旅相顧駭愕角崩稽首竟夕不滅時則有嵩明州吏目趙昂以催徵至其地與指揮金鐘目覩其異伏地叩首相顧以謂宜聞於當道然恐無徵明日再叩再禱光瑞

如前且聞土人云有一黑虎守山久矣二人遂具狀投
總府撫臺乞與覈實委官至日光瑞復見眾益駭愕於
是兩府出財命昂督建玄真觀四方聞者亦皆捐資而
觀宇遂成前山玄天殿后山天柱閣日月與鄰雲霞在
下明梯菴院臺榭堞垣已駸駸乎與武當相似矣按武
當志載初年建造宮觀之事時有三丰張真人料理工
作其崖欹石仄工師有不任結構處真人爲禱光相隨
見其造作模式見於光中匠氏依倣而作故其規制出
自天成今日光瑞與武當所見亦大率相似然則帝之
鑒觀其有取於茲山者昭昭已啟之於天成之於人對

天賜以妥帝靈此宮廟所爲必不可已者愚昔再遊太
和見其香火隆盛北而兩河南至江表不遠數千里而
來又皆齋潔明香不敢自欺蓋歷世代而不替其陰翊
王度默相下土姑置弗論卽今香火餘燬猶足以補帑
用而省民輸則神蹟所在尙亦有利哉惟滇古號益州
幅幘最廣頑梗實多他日香火化導之功安知不與太
和相伯仲也或曰神之爲德固不可誣竊擬向來光相
盱駭得無怪乎予曰習見則怪亦常乍見則常亦怪今
夫日月之生沒雷霆之震擊風雨霾霽之倏忽變易皆
怪也皆鬼神之所爲也而人不之怪者少小所習見耳

若夫盈宇宙內莫非鬼神著則察吾之食息微則察吾之思存蓋亦始有一瞬之間詩曰昊天曰旦及爾出王昊天曰明及爾游衍言鬼神之於人未嘗須臾離也顧人不之見耳或一見之目眩心悸以爲蜀日粵雪豈其然乎且夫不語怪者孔子也其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其曰德曰盛曰使是必有道矣夫氓之蚩蚩曰趨於自欺而不知返中人於暗室不能無惰行將謂人莫我知也向非鬼神灼形以示之其自欺有終極哉然則帝之昭靈於茲山所以警羣欺而化南服變遐荒以匹中原此理之所必有

不待卜而知其然矣於惟重臣碩僚際會其時亦莫不
懷臨汝之惕而操用夏之權者詩曰神之聽之旣和且
平者請爲諸公頌焉萬厯三年昂之子諸生應鵬不遠
千里來徵予記陽時亦於大理點蒼建玄真之觀機感
相通遂爲之作記而以現瑞表之云

三教閣記

三教閣在賓川州治南七十里銀溪水之濱居人楊鳳
雲所建鳳雲家素爲善父廷惠壽至九十五旣瞽復明
人謂集善之徵故其眷屬皆從其所好秋雨時至百川
灌河銀溪泛溢阻閼行旅往往爲厲舊有木梁歲嘗漂

墜鳳雲乃以石易木期其堅固其石取於郡之點蒼山
計途二百里梯山航海而后至志在濟人雖久勞數費
不惜也於乎此豈恒情所能及哉石橋甫成又於溪旁
五聖廟后作三教閣閣中有孔子釋迦老子三像與一
鄉奉之歲時祈報就焉諸生肄習卽焉其所以爲一鄉
慮者深矣生員姚期數輩持狀來謁乞余一言爲閣記
余足跡未至其地山川景物雖未之見然其地物產甲
於一郡其人皆務耕讀迥然有太古之風所謂樂土之
民佚而善於鳳雲父子見之遂爲之操筆

芝泉菴在鷄足山大頂西北距頂八里而遠僧寂受之所建也初擇地開基忽生芝草一朵層蓋疊瓣色態迥異因於此卓錫焉然汲水箐谷爲力甚艱忽聞地中有聲潺潺因掘之得泉徒眾欣欣知爲冥感於是大興畚插豎殿之日祥光五色照映棟樑善信聞者四遠來集或施財或施田或施地或施瓦木絲累寸積遂成一刹首尾經營蓋自隆慶改元至萬曆丁丑閱十年矣受來謁余爲記余聞之三界之內功德極大者莫如佛佛身充滿法界無處無佛機感相叩其應如響但作一佛事天神地祇極力護持觀茲菴之作天應祥光地應靈

泉物應芝草施受之人不約而同神明蓋幽贊之矣受
向道頗勤故其徒照能等十數人皆以其師之心爲心
自此茹芝飲泉以畢其生而心地不發光者未之有也
故作以待

廣通縣彌陀院記

廣通縣西三里許爲仙羊山其地可田可池僧正玉者
嘗遊其地於一樹下踟躕坐忽歷寒暑縣人覺其累月
不出有胡某者偕好事六七輩因往偵之見其兀焉不
變一鉢生塵矣遂高其行卽其地爲之葺宇來者益眾
人各捨田有差玉素師遵淨土法門因肖彌陀像以名

其院經始於嘉靖丙午落成於己酉其徒惟戒過點蒼
山謁余道其師之履歷及院之巔末徵予一言以爲記
余嘉惟戒之志又知其師之賢欲造其院而未能也遂
爲之書石夫淨土之利物遂生在釋典爲出世捷徑菩
薩尙此門者自馬鳴龍樹而下代有其人如唐白居易
柳柳洲宋蘇東坡皆尙其法白畫極樂圖柳造淨土院
蘇佩爾陀像之數公者皆以文章雄一世而歸心乃爾
豈無見而漫然爲之乎余旣不及效工請以文字效信時
嘉靖三十四年冬十一月也

鎮蝗醫王寺記

白崖在大理東百里連岡峻嶺之麓土田膾美有大水
曰里社江蜿蜒其間以資灌溉稼穡之利數倍鄰壤豐
年則千里賴其利然地多蝗祟苗秀方盈之際螟蟲一
出生意頓萎刈穫登場十損六七農人失望米價遂騰
諺云白崖熟一郡足言難遇也唐貞觀間有僧教民建
塔以厭之蝗乃不生歷數百年號爲樂土然受者不知
其因作者不傳其故風雨剝落塔廟盡圯比歲蟲蝗大
爲人害小民逃於逋負州縣煩於追徵訟獄繁興寇盜
伺隙萬厯甲戌居人朱楠捐舍家貲重建塔廟至乙亥
秋一川之內蝗淨如洗芄芄穰穰遂至大有萬井之農

莫不歡欣守長表其門生儒頌其事一二三子謁余於蒼霞之舍徵言刻石以告將來余曰佛之道宏深溥博自古名賢碩儒皆致其崇重有宋如韓魏公范文正公富鄭公司馬溫公莫不參訪其法而詣其極當時人國賴之以安此則上智知其大者之所爲也若夫途人販豎一領其法誠能滅慳除貪施財不吝以崇飾塔廟其人願求如持左券以取必於佛無弗應者蓋佛有十力其力無邊如月當空而江河湖海池沼凡有水處無不印內典云佛爲三界大醫王隨眾生所苦而療之然則厭蝗塔廟起於朱楠以人之苦爲己之苦損己益人

其感通宜有大焉詩曰如幾如式言福以類應如其所期而又如法也其此之謂乎

重修寶慶院記

寶慶院者蕩山寺之頂院也寺距大理城南十里許凡三十六院寶慶在諸院之上故又名上方院今南京右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先大人贈儒林郎諱平者之所建也儒林公有子四人各聽其性之所近以爲業有諱慧者號天峯專志學佛遂從其志爲作茲院以居之此寶慶之所由始也天峯之弟爲京兆公諱儀累官知瀘州知州贈奉直大夫右通政是爲雪屏之考也方京兆之

官遊也聞寶慶日漸圯做時分俸以葺之院有常住田
七十五畝用是得存其舊此寶慶之所由完也嘉靖甲
寅方丈燬丁巳禪室及重門又燬雪屏公復鼎建焉鐘
魚再置廡堂重新此寶慶之所由盛也嗚呼茲院俛仰
未及百年而廢興變故乃爾大力如公家三世相繼修
葺僅能存其故物然則無公家之力而繩踵亦無三世
者其難其慎蓋可知矣然則爲公之子若孫與繼天峯
而起者烏可不知所務乎雪屏公書來欲陽爲記陽謂
佛氏之學純以治心爲急作佛宮置常住者正欲栖治
心之人俾得早辨其出世之因耳利濟人世功孰大焉

日錄卷之二
言 二二
彼謂求佛田利益者非惟不足以知公亦不自知其本
心爲何物已不知本心者謂之喪心亦宜公諱汝濂字
敦夫雪屏其號也先爲翰林庶吉士吏部考郎以御史
大夫致仕云

重修感通禪寺記

大理苾城南十里西入山谷有松寺曰感通唐初李成
眉賢者所建以靈異殊特故名初賢者擬建寺未卜其
所乃自頂遙擲樟木一枝祝曰地堪建寺者此枝到地
成植尋視之根株已具矣遂作臺護之因建寺焉今殿
左隙地名樟木臺卽其處也殿成之日賢者又向空祝

曰此寺若久長者像從空來明日城中五華樓故像失
卻而像在殿中至今稱飛來佛云及元兵入郡五華樓
與殿皆燬而飛來之佛宛然獨存段武威公驗之乃漆
布而模者經烈火不滅因嘆異久之遂與寺僧趙波羅
共造殿安像焉波羅之后二百餘年爲住持者名法天
爲白下高峰禪師嗣法之孫遭時多難常住半爲豪右
所侵洪武十七年法天入 覲高皇帝親試詞賦大加
賚予授大理府僧綱司都綱賜詩一十八章仍命詞臣
賡和以寵其歸明年命雲南左布政使鷄菴張公統親
至大理慰問法天法天別號無極公至郡先入寺傳宣

上意稱無極而不名待以賓禮歸侵田若干寺用復興
無極旣歿寺亦就廢成化間郡守蔣公雲漢聞於鎮守
黔國公重建卽今殿也然多厯年所頽圯已甚前像以
金被盜田產百無一存嘉靖辛卯蓬谷先君御史公憫
之召僧復業始建齋堂二棟辛丑不肖歸里乃續先君
之志贈常住田百十餘畝重修二殿創造鐘鼓二樓改
建大雲菴又選取鷄足傳衣僧海慧字印光者主之慧
童眞出家徧覽大藏大建法幢爲諸山名德所推地因
人勝教以時顯蓋於法天有光而成眉波之墜緒幾絕
而復續四方聞風興起薰其德而持五戒者幾千人矣

隆慶丁卯印光鑄銅像高九尺寺號重光又修藥師寺
於山麓以貯道糧予時往觀父老十數輩皓首蒼顏謁
余相與坐談因及寺之巔末與舊所聞若合符契遂抽
毫記之時萬曆九年元日也

建聖峯寺常住碑記

嘉靖辛丑歲靜月禪師建精藍於鷄足山羅漢巖下掘
地得斷碑曰明歌之坪籀文剝落字畫僅存其畧曰佛
大弟子迦葉波領佛衣入定之日八明王歌頌之卽其
地也師因名其寺曰聖峯殿閣廊廡方丈香積皆師躬
治又鎔鑄塑造聖像若干軀剃度若干人丙辰師垂化

時遺囑其上座弟子道裕字天心者令住持山門師旣
化三年天心修舉廢墜克弘前業聖峯遂爲一山之鉅
麗居者日益眾善信施田者月至而歲有加焉靜月無
字號平生不重衣不重食又不食鹽醃人號之曰山齋
師云歲庚申天心製碑石徵余記余記其巔末乃以施
田善信姓氏勒之碑陰

鷄足山慶豐寺記

昔渤海舉義兵爰建寺於定國錢侯勤王績因作觀以
表忠皆功在社稷澤留民庶故磨崖志跡刻石紀功有
道存焉可不尙與賓川爲州土沃而人情地賒而水溢

東山之夷負險爲盜三禩以來迄無甯歲十畝之間牛
羊欲盡杼軸其空時二憲副飭戎水涇周公分巡鹿泉
李公顯道冠斯文才優王佐納山岳於鴻襟視阻窠如
蟻穴饒吹驚天旌旂盤地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競
起乘人心之踴躍掃氛祲於指揮俄而巨魁授首脅從
罔伏雲除霧卷葉散冰離斂神用於寂然與吾民而同
樂緩帶輕裘方車鷄足之陰擊鼓敲鐘促膝底甯之宴
甘棠載咏同增去后之思精舍聿興永矢不忘之志時
維州牧曰蕭縉氏咸庇彼民克咸厥勛贊入幕之弘猷
乞賣刀之赤子全生不殺化暴爲良事旣愜其素懷典

斯隆於報稱流丹溢采琢玉鋪金期久遠於佛功等恢
弘於造化靈山總萃瑞應云臻適有甘泉沸於蕉谷漑
田疇之百頃增水利於萬年縱使劫灰淪於厚地滄海
倏化桑田而耿光與日月爭明餘烈被聲歌無斁

八臘廟記

記曰臘祭古禮也歲夕大舉萬物而享之曰臘今兩河
山陝皆有廟吾南中獨無長沙一州江侯佐大理郡之
三年爲歲癸亥維時政通人和乃行郭課農農人以田
鼠告侯惻然曰祭臘可舉也遂建廟於北郭浮屠之原
原上故有分巡僉憲建德葉公應麟種松千株原下故

有蓮池二區擇地攸宜於茲建廟焉郡之搢紳謂余宜
記之余曰夫五穀者人之司命先王制爲臘祭以報穀
也其神八故曰八臘一曰光穡神農也二曰司穡后稷
也三曰農田峻也此神聖開穀之源者也其曰郵表畷
曰水防曰水墉此利於穀所當謹者也曰貓虎以祛豕
鼠曰昆蟲以息蠹賊此害於穀所當祓者也蓋莫不有
神以司之建亥之月致祭以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宴
會其祝曰土返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其樂則歛豳雅擊土鼓是爲臘也昔者子貢觀於臘曰
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

澤非爾所知也故順成之方其禮乃通謹宴會之費也
國家制爲迎春之典有尸貓尸虎之戲其臘之遺意乎
夫古之人致力於民者盡故其致力於神者詳叔季之
世有貳刺如江君者豈易得哉是宜書之以爲后來告

瑞雲觀記

趙州鳳儀山麓有觀曰瑞雲北距州治約二里許初羽
人梅全玉欲作一殿以安 立帝謀於鄉衮和峯鄒參
政許之目爲出貲畚插之役遂能考室山阿崇巖像設
蕭條之域頓爾改觀雖無聯雲造日之構而剪榛開逕
亦足以待韻士幽人爲策杖孤征之勝處矣嘉靖四十

五年十二月初五日日之仄矣忽有白雲屯於其處初則削立如牆旣而輪光煥發頃之結成一閣簷牙斗拱宛如人作見者悚然訝愕然駭田夫釋鋤而拜過者下馬稽首其雲移時不散全玉向空叩禱之乃繪圖募勸擬建雲閣以妥 玉帝而遠近聞者莫不景從貧者不惜一錢富者施無靳色遂輦石他山挽木百里以隆慶二年經始明年落成雖不能盡如雲構之奇而飛革有象畧有得於天式之髣髴矣方締造時五色光瑞或旬日半月一現故匠氏不懈施者踵來金玉菲食惡衣泥土胼胝先工而作后工而休兢兢小心以答天貺此其所

以成事敏而竣工速也余聞之師曰靈蟹所在物無疵
癘頃年歲穀屢登四方無警而致薌膏懸綵繒者自遠
而致以謂祈禱有徵叩之則答蓋真無不應感之在機
理固有然者鄒大參之家父子兄弟眷屬捐金帛脫簪
珥以率一鄉而敬信之中又以鄒處士經爲著餘皆列
名碑陰云

覺真菴記

御史大夫雪屏趙公旣致其事優游田里與鄉之父老
談桑麻數雨暘披青靄坐自適其適相忘於爾汝之際回視
仕途之日有不勝其猜嫌忌諱觸忤偵伺之煩者爲是

菴於龍尾關之西萬松之麓名其堂曰覺真言乃覺今
之真而昔之否也菴旣成召學佛者居之公時往遊焉
至則空宇寥廓萬籟笙竽天光雲影徘徊而在上松蘿
水石鬱然而在下有頃僧持茗盃粗飯而至顧謂曰時哉
時哉夕陽在山東臯之岫層紫桑翠千態萬貌公欲去而復
留旣行而反顧如是者再四而猶睠睠不能前執鞭者
曰曩時綺席芳宴投轄而不駐投筴而輒起今寂寞枯
槁得糲而反甘無援而屢止所謂真者其在是乎公曰
噫有是哉其友中谿居士李元陽聞而賞之述其本末
爲覺真菴記時嘉靖癸亥冬也公名汝濂雪屏其號也

菴置田十有餘畝以食菴之僧云

賓蒼閣記

鷄足遊觀之勝在華首一壁然遊者往往並壁而行視
壅於壁得其十之一而不見壁之全勝也大頂南行里
許有盤石出於絕壁之上可以坐嘯又名拜佛臺一登
此石則華首千仞蒼然起於東北令人意動神悚全壁
之勝舉在目中遊觀之瑰無有出其右者因出貲授僧
命建一閣讀書其中頃之閣成雪屏趙中丞題曰賓蒼
言閣爲壁主也徐而物色之橫絕地維如細柳淮淝之

庫示我以勇其頓坐起伏千態萬貌如上林長門之賦

示我以文其峻拔不可逕而造又如陳蕃之榻李膺之
門示我以介其正不阿如古純臣之立朝示我以忠
其靜不言如古聖賢之相授受示我以道登此閣則石
壁擁雲而來泉聲樹色無非示我周行也大哉賓乎命
童子識之

鷄足山放光寺記

天地之中有山曰須彌環山爲四洲南曰閻浮提今之
中國與天竺是已其洲位離故其人健明銳利非他洲
比誠習之以善教之以道其入聖可立而待也故諸佛
興慈以次降生焉釋迦牟尼之后應補佛位而降生者

曰彌勒故命大弟子迦葉飲光持佛衣待其出而授之
飲光入定鷄足山蓋正像未立法未竟故竣時也先佛
在靈山捻花寺捻花示眾獨迦葉微笑深契佛旨故託
之以傳衣傳衣者傳諸佛之心耳此皆真實之語非誇
誕也按內典鷄足與耆闍崛山相鄰當在中天竺然則
此山之名鷄足特佛之應跡歟野史云神僧小澄入山
石門訇然中開嘉靖間又有一僧棲石門三載其志懇
到常於定中由石門而入則其殿宇紺碧沙門眾多其
榜扁聯偶雖世間老於文學者有所不及謂非地靈
可乎石門之下時見光瑞或圓相或攝身與五臺峩嶼

大都相似余觀其地創建精藍因字之曰放光焉枕崇岡面列嶂懷抱比密風氣翕藏至其地者則見諸刹皆在山之肩背而放光獨當胸臆之穴其朶靈產秀當有契迦葉之笑捻世尊之花入彌勒之閣者矣彼區區致詰於鷄足之是否者又烏足與議哉

珠海寺記

珠海寺在大理郡葉榆水之南珠海之名不知昉於何時弘治十三年漁人李堅益者年二十餘忽靜默跌坐不飲不食不語人皆異之村人皆聚觀之凡二十一日忽歌笑登山人皆從之於其所往益堅坐蔓草地上乃

曰盍召各村父老頃之皆集堅益曰此地有聖氣取鋤
來掘之二尺許果得鐵柱杖一鐵牛一鐵屐一而皆爲
土蝕磨洗之有古色堅益曰此觀音開國時嘗於此駐
足乃其貽也汝輩宜建迦藍以奉之父老諾堅益遂守
此三物不去不飲不食不避風雨經五旬日眾益嘆異
竭力爲建一堂塑觀音像堅益乃飲食守堂六年乃回
其舍旣而堂材爲官司取用僧靡所棲五十年來遂爲
冷廟嘉靖二十四年陽偕雪屏公泛舟河尾居人楊鍾
卞璋指曰此珠海寺也因具言其故余二人遂舍舟策
杖而往觀焉則見屋前碧波萬頃豁然有凌虛御風之

想遂結茅而坐時八月望前一日也須臾月上一輪皎
潔侵在水中余曰此所謂珠海者非耶公亦撫掌快適
命童子煖酒更酌明日村老輩壺盃盍來餉翕然願相與
修復因令鍾璋董工余二人出資作倡門堂寮廡煥然
畢具前作一樓曰水月方丈云

崇聖寺畧記

大理城之北寺曰崇聖者自始迄今歷千五百年梵宇
悉頽法席中斷大明嘉靖辛丑予始修復乃有大千碧
潭無臺三老禪來主法席一時鐘魚磬鐸無間晨昏而
學徒衲子漸以類集廢者以興墜者以舉殿堂弘麗廊

庶崇深松檜蔚乎清陰花木紛乎盈目匪直青衿白衣
就以誦習而風人韻士擷芳選奇極寥靚而趣閒雅者
莫不懷鉛簪筆來遊其間蓋有千尺三浮圖玉柱標空
金頂耀日寰中之塔無與爲比肩高樓百尺上懸鴻鐘
聲聞百里登斯樓也覽雲霞於襟袖盪瀨氣於層胸西
望蒼山四時皓雪東俯洱水數點蒲航醜酒臨風有足
樂者高樓之西佛殿七楹殿后爲兩銅聖閣唐代天雨
銅鑄觀音像舉高二十四尺閣后爲淨土化城內鑄西
方三聖像各舉高九尺左爲龍華堂右爲圓通舍樓南
入總持門行數步諸院幽閒迤邐相屬至杏壇而極樓

北入瑞鶴觀亦行百步階墀欄楯窈窕登陟至三清而
止此則寺之大槩也若夫房隴夾竹臺榭凭松翠微之
堂可延輶轡月波之舍堪豁吟眸宿雲有館以處高賓
留月有軒以遲上客流泉穿遞乎香積雪澗分潤于茶園
漉漉潺潺洗巢由之耳浮浮淅淅煮盧仝之鐺此則甘
露法醴可以樂饑豈必三牲五鼎龍肝鳳髓之爲供哉
諸禪於此措形骸於物外探道妙於區中有不知老之
將至者以此也予嘗溯晉之鑿齒淵明唐之樂天宋之
東坡山谷皆耿耿與世柄鑿而於道安惠遠如滿佛印
眷戀不舍豈其道之有未至而叩之以丐沾益歟抑於

理有未喻而資之以徼福利哉苟謂不然亦必有其故矣今與三老禪遊者未必皆鑿齒等流而老禪之於道遠滿印固異世而同味者夫景以地勝地以人勝然則存其蹟以貽觀者庶其遊於方之外有不在於斯文哉

雲南省城昆明縣地藏寺記

省城西南大水曰滇池池東十里有水眼不知昉於何代后易名地藏寺寺有水孔如井古以磚塔蓋之國朝成化間寺圯年年水大入城民間復修寺塔水患乃息嘉靖末年塔寺盡廢水患復作撫臺一日召父老問故咸曰省城東南有地藏寺寺爲鎮水眼而設今忘矣

水眼深無底以百丈繩探之藐焉須重建寺塔患其可
弭乎於是委陸龐二太守督建正殿竣工尋有僧大光
鐵牛寂戒聞於總鎮乃作石塔作天王殿廊廡隆慶六
年又告於知縣事胡君崧取侵園歸寺乃作接引殿金
剛門然後寺制始備蓋積十年而功乃成三僧皆守戒
無求於人不避寒暑風雨其受人施不計貧富多寡所
得不以一線加己之身故能感動人心而樂施之萬歷
三年春寂戒不遠千里謁予點蒼山中求記其事予謂
水眼通塞皆氣機之所爲也今夫貯水小器入出二竅
閉一則不通物亦有然者况佛力無邊爲世間消除八

難其言無所欺也昔人奉安地藏菩薩以鎮之有旨哉
遂書以爲記

黑鹽井重建三元宮記

鹽井居民以營利爲業宜其嗇施矣地無百武坦平架
屋山坡如蜂房然而二三里之內爲寺院廟宇凡十數
處每處屋多者至百十楹又皆結構美麗揆其元非有
官司督之使爲一皆出於民之良心相觀而善有莫知
其然而然者予嘗以此事問於百歲老僧僧曰利在天
下類有神以主之鹽井之滷水或盈或縮在人之所遇
而其所以爲盈縮者孰主張之人力不能勝也以規利

之人而能傾囊施者蓋施者不貧貧者不施故爾儒者
常論一寺之費蓋中人千金之產是生民穀帛之蠹雖
予亦謂 然然自閱世八十年來觀天下財利屈竭之
端或旱蝗水溢或軍旅丁賦或疾疫連數十州此穀帛
之所由以剝也蓋緣仁人少而不善人多皆由人心致
災變耳如此較量可以知其端矣黑井三元宮頽廢僧
寂戒同檀越者撤而新之向來朝東今改北以堪輿家
正其風氣而增置后殿以示莊嚴寂戒能修省城中水
眼寺予喜之今來乞文不可不作檀者某人爲倡餘人
書於碑陰

鷄足山迦葉院記

鷄足之山爲佛弟子大迦葉飲光守衣入定之地按大藏佛祖統紀畧云此世界在減劫有千佛出興相繼設教今當釋迦牟尼第七佛時也次補佛位者第八彌勒佛也佛佛以衣相授是爲傳統牟尼入涅槃令弟子迦葉飲光手奉佛衣以待彌勒下生付之初佛靈山會上捻花示眾五百人中惟迦葉微笑故付囑之意其在此乎唐平陽僧法顯入天竺求經路出鷄足山遇老人龐眉偉貌不悟其爲神人頃有一少彌至顯始問耆老爲誰答曰迦葉也比至迦葉門爲大石所橫顯流而出卽其

事也今山在葉榆澤之東大頂有迦葉寺銅瓦殿殿后
百步石門千仞爲迦葉入定之處蓋洞天也正德間僧
雪峯始鑄迦葉相嘉靖間僧圓成始建院以奉之檀越
則北勝世官高氏也嘉靖壬寅以來余兩度航洱登山
知圓貞確守院因率眾買田以食其徒萬厯間殿堂頽
圯余問曲靖唐中丞時英撤而更之視舊有加焉昔魯
聖嘆西方聖人不言而信不教而化蓋悲中國之不然
也今二聖旣往聖蹟猶存余嘗謁孔林見尼父手植檜
徘徊涕泣久之今至石門雖不見佛猶得聞佛之行事
天高地迴悵望何窮尙幸此心此理與羣聖同堂而居

惟在腳根行到耳此予小子之所當自勉者作迦葉院記

大理文昌宮記

謹按搜神記及化書所載文昌帝君主人間桂籍祿嗣社倉之事大理故祠在府學右偏春秋俎豆卽焉然狹隘不足以妥神嘉靖丁未余買常氏故宅除屋潔其地創造文昌宮與一方人士供奉之作正殿三楹鑄烏金像後爲桂香樓前爲祿嗣堂旁各爲翼室以栖羽流左鄰棲霞古觀右鄰二官新廟菓木蔬畦與泉相間蓋城中香火勝處也余初讀化書知社倉大有功德因出已

貲率里人詣郡請糴穀時郡丞長沙江公應昂惠然聽之爲移文屬州糴穀二百石公於訟廷借穀六十四石遂作一小倉且糴且糶然本穀旣少市價難平遂以穀易價贖荒寺廢院田每歲入穀七十石內以六石五斗并家園八畝爲本宮常住十石四斗爲立真觀常住各立券契永爲香火修葺之資云初常氏爲指揮在衛甚豪蠶食古觀之地月積歲累僅存其巢一旦銷亡皆爲佛有乃知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世之縱貪而侮奪人者可以鑒矣

袞袞院記

嘉靖二十六年余遊鷄足將至老袈裟院三里有老僧
執爐遠迎予問何以知吾來曰三鼓殿鐘不擊自鳴三
聲以往事占之當有吉祥事故出山探聽果見公登山
此山靈預報耳及入殿參禮見空碑仆地曰先師欲請
公作文日復一日因循數年先師去世眾徒望門逡巡
遂至今日言畢跪泣余嘆曰先鳴鐘之因也乃援筆爲書
其本末於石院在山半去頂不六里永樂間羽人結菴
成化間菴廢僧元慶始創茲院以此山爲迦葉尊者守
衣之處故名袈裟去歲元旦四方慕聖蹟而來人以萬
計未至石門五六里山益峻嶮益陡遊人至此騎者止

徒者息饑者待餽渴者思漿然崖傾屋狹置炊無所客
頗病之慶乃鑿崖拓地爲殿爲樓爲門堂爲厨湑爲陶
甓作旨蓄以御客於是賓至如歸遊者日以眾慶傳可
義嘉靖間增置常住接待雲遊院用興盛可義傳悟成
萬厯間瀉銅鑄像重修寺宇悟宗悟教性寅性愛亦相
戮力茲院遂與大刹並稱焉嘗試論之佛以性海爲鄉
法界爲宇奚必茲山乃爲佛住以戒爲牖以慧爲戶奚
必茲院乃爲佛所有蓋有說焉佛之教急於度人度人
莫如去貪而世人溺於貪愛視錢財如頭目纖毫必競
日夜憂煎惟利是營有能以財予人者千萬人而一人

耳佛悲憫之故設爲權門使建寺造像以求福報俾其
心不蔽於利慾知世財爲致苦之媒舉以予人而無所
吝惜此復性之漸作聖之基也彼謂佛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豈非重貨而背道耶予於此深有感焉

點蒼山玄真觀碑

皇明永樂間 勅修武當宮觀奉安北極玄真鎔金肖
像以示尊崇時方北伐神於空中顯靈助順因播其事
於中外自是天下名山秀嶺莫不廟焉大理廟在城中
與人居雜處喧囂濁穢神所不歆廟亦隨墜境內火災
殆無虛歲父老謂真武聖神於卦爲坎於行爲水於色

爲立禳災祛旱扶陽抑陰莫如復廟擇地之勝莫如中
峯太和令劉君璧曰鎮山有樓觀如人有冠冕此固堪
輿家之說往往有驗非欺也陽惟其言選地得李良氏
之松原售墅得銀二百乃徵土工木工石工修器置用
來會山次輦材木礮柱礎陶瓦壁築牆垣砭石以嚴地
植松以域界立殿堂門廡以完其制設鐘鼓磬鐸以宣
其道割田三畝會其徒而食之嘉靖四十五年經始隆
慶二年落成仍其舊額曰立真觀監司守長皆以其薌
膏乃祝謂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
雲雨則在祀典乃若大神在天運行造化有禱必對如

玄真上帝者威靈顯赫自京師以至郡邑在在奉之化
荒爲禳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在人耳目宜有憑託以宣
天休維茲點蒼作鎮南服峻極萬仞峰巒秀整蟠據博
厚雲氣不絕冰雪長凝洱河萬頃爲之襟帶旁峰九九
如揖如拱寔能作屏以固郡城妥奠神祇允惟清淨有
來升廟莫不懽悅蹈舞拜手期於豐登旣厯七禩嘉禾
充溢黃髮耆艾野夫胥徒僉曰建廟以來熒惑不干比
歲有獲物無疵癘人文丕顯願頌神德永著終古 辭
曰於維大神翊祐有邦列聖報之廟於武當萬國是式
厥位惟良昔所創始隨成隨圯匪地之宜神所不履爰

改吉地山河之中高朗潔清昭格神衷新廟奕奕靈風
有赫鑄肖翠容神爰來格遵賜純精利真是席眷祐於
人靡今塵昔伏陰愆陽化爲玄液潤澤含生芄芃稻麥
毓秀鍾文降靈奎壁黃髮兒齒永皈靈宅作此頌銘永
於金石

大理造輿梁碑

萬曆四年六月十一之夜震雷大雨澗溪暴漲橋梁皆
圯孔道阻闕官民洶洶茫然無措是年冬白岳王公以
給事中論劾不避樞要出僉雲南憲事分巡金滄初入
大理境則見斷橋絕路崩石縱橫跣蹄恹澁行旅揭厲

惻然弗安深用圖維敷政三月遠邇向風於是計度二橋一在城南五里其橋半圯一在七里蕩缺無存五里者工十之三七里者工十之七公乃謀及郡丞黃公大載以五年正月分俸召工官屬響應庶民子來弗棘弗弛二橋並舉輦石以壯其趾剗石以資其穹鎔鐵以關其縫交牙以箝其離鉤聯其錯選砭鑪其乖忤捏底必復以郤水之鑽穿增隄必堅以排水之激射凡所以爲久遠計者無弗周矣橋脊並高一丈五尺面廣各一丈八尺窿長有差翼以扶欄各如其長之數在五里者躡水爲二洞在七里者束水爲一洞各因地勢水勢之所

宜也落成之日郡人逸史前翰林庶吉士李某爲詞以
記之 詞曰天作山川人蒙其利或騫或崩聿爲民崇
不有賢哲責將奚寄明明王公導民以衷靡幽弗燭靡
墜弗崇乃作輿梁孔道是通役夫如雲欣欣受傭厚其
穀粟簋飧有饒不督而勤眾志攸同千鎚響振無堅不
攻春正經始四旬竣工梁梁突起望之如虹邑封趨承
郡國以雄旅祛揭厲燕及旄童川無碍石水由地中翕
而不溢有裨農工除險作利天道攸隆養民如身仁賢
之風歌示黎元來者無窮公名希元斬水人

榆水龍關碑

形勢之於天下設險在人成務在人翕關主於喉襟控
制憑乎阨塞大易垂守國之訓春秋嚴夷夏之防豈非
服人以德威遠以形乎大理爲郡枕山帶河點蒼萬仞
洱河千頃山川迴抱如弛弓然中奠郡城衛以萬戶言
言百雉都會邊庭阡陌川原延袤百里山水交處各建
雄關北曰龍首南曰龍尾千戶操鑰時其啟閉四塞之
勝無與爲比西漢武皇置益州郡昭宣承業以都護領
之孔明征南七擒孟獲此關之南號天威逕人代雖遷
要害不改隋唐之際倒持太阿或以處置失宜而生隔
絕或以誅求無度而致乖睽遂令故漢封疆淪爲異域

要皆不察地有常勢保於有德者也天將大啟 皇明
廓清宇宙借彼胡主爲我前驅 世祖欲取中原先蹂
南詔山川顯靈角端止殺馬上裂旗誓無血刃我 高
皇帝取神器於胡元之手厝赤子於衽席之上覽彼輿
圖賞茲蒼洱再詔大理永錫金湯維時兩侯西平潁川
協恭不二懋著仁勳作石梁以跨洪波崇墉垣以臨天
塹諸夷望之而駭矚貞象過之而震惶揚標格於千仞
遠崖岸於萬里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其斯之謂歟守備
袁君位者雅懷韜畧久著功能思報稱於聖明知政勒
於鎖鑰特建坊表以壯重關峻厰翬飛雕龔霞麗示外

中之隔別彰形勢之高深謹堂與者先藩籬治腹心者
先經絡可謂得効忠之次第識攻守之幾微者矣某也
土著書生出逢聖世有懷抽筆乃作關銘 銘曰點蒼
洱水山河迴互奠城中央翰藩孔固山水之交崇墉如
鑄遵澣連岡千夫所戍鑰其翕闢無遑旦暮昔在漢作
益州是祚昭宣承之領以都護蜀漢孔明七擒孽孺隋
史萬歲提兵以驚諸葛豐碑旣仆而樹唐代徐雲虔乘
使輅敷宣孔煌南詔內附宋代棄之斧畫大度元之世
祖清蹕來駐裂旗不殺置中慶路於 皇大明勝殘定
賦潁川西平兩侯高步撫摩遺黎育養生聚煌煌日星

曲垂聖諭人又褻開庶士信度矯矯虎臣閭閻儒素各
職厥勩無庸南顧諸夷貢象獻其悃布逢關震驚惶汗
無措河流西奔導沙東注匪合罔行匪憑罔渡爰立坊
表用旌無斃億萬斯年孰敢觸忤

雲南平諸夷碑

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理軍務大司馬紹興
吳公開府雲南之又明年爲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
武定叛劫殺自恣惡焰薰偪公赫然震怒乃召羣工而
諭之曰賊祖黷亂國經往者待以姑息以致諸夷倣倣
漸不可長於是奏聞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餉

督兵各奉其職戎器旣備師徒旣簡馮燾滇池分哨而
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
營矢鋒雨集炮聲雷鉤百里之內元草爲赤公乃協於
元戎參於臺史躬蒞大軍親歷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
后文武闔帥闕如虢虎熊羆十萬縱橫膠轄兵鋒筍束
行武篋密飛鳥不過螻螟不通虜乃計窮奔逸泳江入
蜀眾謂虜旣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跡可求公力
排羣議定策造舟羽檄星馳戒令速發憲臣聳聽將士
誓死金炮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趨姜堡招徠嚮
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公乃運籌進授警戒

軍中將士翻然抖搜介冑是夜果有三十餘賊衝刼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追逐墜崖落澗者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有伏我軍先覺遂大破之直擣蒲桃村燬賊營千餘間斬伐林箐一十三處由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隱跡物無遁形四面夾攻不容綫罅逆賊繼祖與惡黨卞大才阿方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黨姚安則有高鈞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爲禍階公以通幽洞冥窮神觀化之力早知其然用兵方半卽縛姚鈞兵功初成隨斬一新四兇旣除諸

夷膽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懽欣山川
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飲至論功某稽往事元江
興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我功遂使羶裘生心狂
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也我公蒞止申明國法誅
削羣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二賊於昆陽秋斬
奚本等二賊於祿納乙丑之春擒者索於新化州夏斬
虧遮於尋甸首之蜂屯蝟集者旣一掃而空乃今深根
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寧無南顧之憂邊庭蒙至
治之澤揆之武侯在漢勳著今日駿功誠不多讓昔周
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功乃列於雅而我

公希有之績歌詠未作非甚闕典歟某與合郡文武官
屬搢紳士人采摭寔跡會眾合詞撰詩一通勒之山石
庶垂警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 詩曰天挺哲
人加意窮民職大司馬不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惟寅
曰此南服寇攘與鄰聖人在上四夷來賓乃爾小醜敢
云不臣爰聲其罪爰整其旅彼兇僭號何如腐鼠一擒
雙孽無煩再舉其時伊何孟夏載暑是歲之秋楚雄告
憂螭斧蝟蜂掩縣乘舟莫不踰時亦旣剪劉乙丑春月
有豕載啗一麾斃之遂傾其穴詎意是年羣盜蟬聯禍
延尋甸一郡騷然運籌得當方不絀絃以俘以馘弔此

顛連我公 王佐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如唾夷兇
翦亂風掃電過奈何頑酋不知悔禍罪釁滔天海山匪
大公用震怒歷告羣寮是決不悛合覆其巢爾整師旅
爾備弓刀載爾振糗忠蓋是昭歲臨丙寅夾鐘之月馮
纛滇池公秉其鉞紀律嚴明颺火奮越旌旗獵獵誓師
喋喋雄風燮燮駭電雲雲軍威所吞千里震攝旣與虜
逢衝擊先登怒厲激飛颺起雷騰矢風簇雨戟火流星
羽騎奕奕戰象棱棱聲動天地響破岡陵虜魄旣禡莫
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其地彼酋
兔藏我師如鷺越歷再旬檢蒐畢至膚冒萬死奮其蟲

臂欲當我軍千骸並棄殪彼一酋獻誠於轅大憝旣除
餘孽鷄豚俘釣於姚斬新易門西南頑梗獮薙無垠洞
見千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屆國勢斯尊往昔征夷半塗
而散紀綱爲弛夷乃屢叛古昔出師孔明在漢天威七
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繼之通幽觀化神算無遺
重泉非奧九地匪疑凡所指授動中機宜聿成峻功奚
啻六奇列郡安枕人孰不思吾儕土著桑梓於斯勒詞
山石永鎮諸夷

平夷寇碑

萬曆元年巡撫雲南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關西蘭谷鄒

公奉 皇帝命勦除夷寇公恪恭祇懼閉閣思繹以謂
雲南賊寇西有鐵索赤石崖東有獫狁怙險負固戕害
生靈在昔置衛以防之設營以戍之然皆無效又以監
司修戎備定疆界以董之然隨定隨叛迄無成功豈紀
律有關歟抑威權不專之故也今日之事非身任之而
誰任乃位監司而告之曰 聖人在上萬方有眾罔敢
有肆厥志乃小夷弗靖凶釁滋彰人民生業罔能自保
及今不討天罰后將何極惟執事大夫匡予之不逮諸
大夫皆曰敢不黽勉以從教令於是密調兵糧指屬所
往十月辛未公單騎遂行道不辟人郵驛之吏不知爲

公所過悄然不動一草直升赤石崖出賊巢之背然後
飛檄分兵如動於九天之上莫測其機維時飭戎則憲
副新都湯君仰紀功則僉憲上海屠君寬也十一月壬
午公躬擐甲胄馮燾嶺巔斬賊魁於旗下金鼓嘈噴上
聞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壯士凜以爭先戎卒憤而
競起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嗒嗒如激水之
投深谷矢鋒雨集砲聲雷鉤金沙之江波濤起立林莽
之箐飛火燭天伏崖窟者焚骨縱橫投江流者漂屍蔽
浪崖寨壁立陟之無從賊有儲食恃以爲固公令將吏
密求水道而斷之賊多枕粟而死於是因糧於敵遂息

負輓之勞冬十二月丁卯賊旣平矣尙存餘糧資我版
築乃設戍守乃作城垣乃建署宇乃成杠梁二百年梟
獍之域一變而爲耕耨之場矣春二月丁未公復單騎
東行直擣獫狁之界駐阿迷州因地設謀躬率將吏當
死不避見危而進弛張折衝悉與西征相似而象陣兵
力動軼機先士馬皆有騰風躍雲之氣不五旬日而五
百里內夷寇盡淨矣維時飭戎則憲副西充張君文淵
紀功則憲副晉江林君一新主餉則參政上海張君仲
謙也初公之誓師也申訓有曰人爲萬物之靈夷亦人
也以無教而驕恣得罪於天在法無赦今雖多方殄殲

若撫馘鷓弗使傷無辜以昭 帝德時乃有功汝弗祇
承法亦無赦汝其念哉嗚呼斯誓也仁人之言也故揮
鉞之下恒存不忍人之心生生殺殺惟法是修功峻而
不矜事險而無咎一時布政右使成都桂君嘉孝參議
錢塘馮君子京嘉興卜君相憲副長君陳君洙僉憲彭
澤畢君天能鷄澤田君應弼諸大夫動靜雖殊莫不各
以其職先後從事奏凱之日節應中呂告於山川飲至
論功以聞於 天子臣稽趙充國在漢先零猖狂師師
往攻料敵制勝遂克西戎楊子雲作頌以美之以今較
之公於克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將爲闕典是以不

揆蒙陋輒括耳目之所睹記撰詞一篇以備太史氏之采錄且示諸夷永以爲戒云 其辭曰聖人御極憫此含靈爰命卿座維國之禎視此南服時靡有爭何物豕啞乃干我兵肆塵 帝聰興師徂征龍盾虎旅山播海傾甲士雲集飈動天聲賊膽旣破東西震驚百年積寇一朝以平氛祲鬱翳豁然卽清地同再造人乃更生惟茲賊土毒於蛇虎屢征不尅憚彼勁弩我公英武談笑揮塵塵首如神成於一鼓西寇旣襄東寇來王彼阻彼險有夷之行我公功德山高水長金鐵雖堅有時而剽方隅雖明有時而眩我公觸邪始終不變是曰定力亦

曰定見公立朝堂請斬佞臣以斬佞手加彼頑民勢如
摧枯孰敢不馴尾大不掉鎮臣逞暴公能拔山力爲帝
告舉而擲之寘於他壘以靖四方孰敢有傲公無町畦
四海爲家規模廓落渾渾無涯政舉大綱萬目無差文
武才節眾口非誇駢駢四牡六轡在手凱歌而旋桓桓
糾糾赤芾桓圭行當公右播之聲詩用傳弗朽

國採於時... 公古... 登... 粉... 莖...
 泗水... 口... 其... 變... 毛... 隨... 而... 滅... 國...
 四... 為... 乘... 賦... 斯... 戰... 無... 戰... 如... 車... 大... 隊... 高... 日... 孫... 委... 文...
 曰... 舉... 而... 勝... 之... 意... 然... 以... 敵... 四... 六... 始... 自... 始... 公... 無... 而... 封...
 其... 傳... 近... 不... 賜... 與... 大... 不... 時... 論... 百... 其... 公... 猶... 封... 山... 代... 祿... 帝...

中興家傳彙稿卷之八終

中谿家傳彙稿卷九目錄

墓表

少師太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尙書文襄楊公墓
表

戶部左給事中弘山先生墓表

參議石溪潘公墓表

大明奉直大夫知四川潼川州事張公墓表

墓銘

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雪屏
趙公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邵公墓誌銘

承德郎刑部主事賈公墓誌銘

高密令白江楊公墓誌銘缺

大明奉直大夫陝西四川巡撫公墓誌銘

參議公墓誌銘

日陪公墓誌銘

表

少相大府奉直大夫學士與陪公墓誌銘

墓誌

中谿家傳彙稿卷之九

雲南叢書集部之六

大理李元陽仁甫著 男李傳李糧輯錄

門生李東何文極校正

後學清平孔宗海董梓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墓表

少師太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尙書文襄楊公墓表

正德初閩人劉瑾有寵於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例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瑾惡公

不先白已內批罷公遂引疾去位瑾怒不已逮公詔獄
首相長沙李公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威震中外鼻息
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
骨去者中以死禍列卿逢瑾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
惟其意指而已危亂之機已在旦夕京師恐恐道路以
目偶語者死時公家食不忍見此大難日夜籌度不遑
寢處五年安化王反甯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
文臣有智謀者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甯夏甘涼
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除國家內變
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甯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

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
仇鉞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公內變事公手
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不輕離 上一時不見
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前皆其耳目安
從得間敢入一言乎言出而禍不旋踵矣奈何請策之
公曰此有間可乘不用疑慮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
意可知况公受累朝知遇宜繼呂強張承業照耀青史
此其幾也言已出二奏與之一言甯夏事一言內變事
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甯夏奏 上必就問
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

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請

上卽時召瑾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

臣餒狗又頓首涕泣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

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劉

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

已有旨差永抄沒其家上命縛瑾下獄尙未深知

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上吐舌竟誅瑾等一

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歡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甚眾

永乃備言於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上益喜公

公諱一清字應甯號邃菴諡文襄雲南安甯州石淙人

七歲能屬文聰明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
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
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厯厯詳曉
人遂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中順天鄉試成化八年
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
者日眾如丹徒靳公貴同公在內閣大原喬公宇爲冢
宰公以師道自重二公執弟子禮終身不衰公薨喬公
自山西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弟之義何如也公初自
中書出爲提學厯山西陝西僉事副使謂都人曰得三
士康海呂柟馬理果爲聞人陞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

弘治十五年劉忠宣公言馬政廢壞陞副都御史督馬
召詣闕面授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陝西人素喜公
公官益高才益展布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
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城堡廬舍河湟涼
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公經
畧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虜遁
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
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甯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
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
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眾折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

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
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盲之疾
腹心之患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
出入已而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溝完固北虜知不
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旣
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折牆而入
戕破內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眾
折入我軍動輒失利甯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
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
奏下總制尙書秦紘紘只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

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牆深入絃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致陷清水營花馬池上厪宸慮勅臣經理臣闇劣厯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甯夏花馬

池興武清水營直抵甯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
視廣集眾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
曰修濬牆堡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甯夏
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
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
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
不足恤此臣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
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置烽堠于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
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

者勞而后逸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
統以來寢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
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
河套沃壤爲虜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
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
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甯夏使河套
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畝用省內運不
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
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甯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
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

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軍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有可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二年公言臣卽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瑾惡公公遂去

位兵部疏言邊防甚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責張鼐曹元乞簡用批修邊銀鎔大鏹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瑾誅召公入戶部尙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尙書時中原盜起公上平賊十一策賊果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公直道自信不屑曲謹以故被劾去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公見永嘉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向用力薦公嘉靖四年虜大入塞擾關隴起公兵部尙書兼憲職提督軍務陝西五年五

月召入內閣公首薦起餘姚謝鉛山費二公至京遂請
老公亦請老不允加少師改華蓋殿上憐公老令朝朔
望公復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虜上益喜公
言武定侯助手握重兵而驕橫公諷御史趙鏜劾勛奪
勛後府及團營莫不稱快時張桂報復私怨爲時論所
短八年秋公計去之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
桂去且及我上疏列公二十四罪上立召永嘉還內
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輒與
容指揮世錦衣上知公不問永嘉諷言官劾削籍明
年公卒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公生而隱宮無嗣學博

才雄應變濟務幹旋事勢調停機宜人所不及尤曉暢
邊事熟諳軍旅總制度久得士卒懽虞聞公至相謂曰
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得無僞乎公召虜人來見果非僞
又相率遁去其威信所著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羽檄
旁午頃刻應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
乙爲次口拈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畧無
錯亂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好汲引正人
一時才俊無問識不識皆使之通達人或訾已顧薦揚
之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謫官公疏救在內閣
時御史孟洋劾內閣謫官公疏救陝西雲南鎮守夫監

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公又一一
疏救其存心行已光明俊偉類如此處羣小橫流之中
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密制兇逆
之謀堂堂乎大臣哉陽之少也以庶吉士考藝辱知於
公游公之門雖僅二年蓋庶乎知公之心者况嘗與史
館中常侍間語頗究顛末而公之冢孫宗植來知鄰郡
不鄙以公之墓表見屬義不得辭故爲序其梗槩俾刻
之石後之君子其尙有考於斯

戶部左給事中弘山先生墓表

點蒼五臺峯之麓有隱君子曰弘山先生以嘉靖甲寅

秋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弘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準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齡旣爲誌於立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亶亶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后於京邸得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相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麈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非教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屬續前三日陽夢先生來爲別旣葬后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興懷疇昔鏤骨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况

重以準之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
奇之弘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上春官失意
乃游太學同舍生曾確爲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一言
孚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慎獨楊公宗堯
舊同筆硯相與講明此學輟意進取亦既有年鄉之老
宿以父母之命強之先生知不可以口舌爭雖勉強應
試屢蹶場屋終不變其學以狗時好正德丁丑登舒芬
榜進士以文望改翰林院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一時
同館如崔如玉以博洽自負獨推先生以爲莫及己卯
冬授工科給事中奉 詔查盤湖貴糧儲事訖取道省

親比入鄉國千里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陵鄉人惟
單車疋馬逡巡而趨會下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
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苦塊飭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
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曰服除之后親識勸駕先生
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
不出坐卧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不踰戶樓甚
囂隘貴官憫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
風雨燥溼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蹙容嘉靖己丑太孺
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歿悲慟垂絕復甦
旣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遙望松楸朝不聞夕閉戶讀書

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之居去城
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后去謂人曰弘山清
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嘖嘖嘆賞謂當
斯時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
疊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
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
科給事中尋轉戶科給事中先生見俗尙迴別當途非
數候不得見閣人非重賂弗爲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
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
司業先生曰提學且弗勝况司業乎乃擬改尙寶卿先

生亟辭天官曰尙寶僚屬膏粱族也固非貧士所堪任而疾病餘年非可久於京師者乃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旣得歸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籍弗去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郝公林公巡撫都御史應公論薦相續皆謂先生負士林之重望爲一方之鉅儒不宜老於牖下有司勸駕懇懇先生不應以是終老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將浼焉居鄉與物無忤人有盜其弟室豚羝者

弟偵知先生輒止之曰豚羝細物烏可以盜名加人也
有監司饋金使武吏致之竟爲武吏懷去亦不復問其
敦行古道類如此身爲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羨布餘
粟僅能力耕以食視世之盱睢以取容壟斷以足欲其
賢不肖何如哉先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弘山一號九
龍真逸名其居曰乾乾齋生於成化丁酉六月十日世
爲太和喜洲人姓本董氏其先有諱昇寶者仕元爲鄧
川州同知寶生高祖諱俊爲大理宣慰儒學學錄俊生
曾祖文道文道生祖鉉鉉生考珙考之幼也祖姑董氏
愛其穎敏遂抱爲己子祖鉉弗難也許之因姓楊氏今

贈兵科給事中母陽氏同邑斌女鄉稱其賢贈太孺人
妻陽氏同鄉鐸女封孺人族歸其善子男二人準模模
早世女一適周吾爲孫四人應柳應胄應虛應并女孫
三人楊東鬯杜承勳王萬春其壻也先生先踐履而后
著述嘗分錄春秋正文以證胡傳之誤又訂尙書蔡傳
之得失皆未及脫藁所著有黑水集證一卷郡大記一
卷先生究心皇極經世書天文厯誌律呂諸史韓詩外
傳老莊列三子說苑太乙皆有詠詩可證其門人方彙
次未行

參議石溪潘公墓表

故雲南布政司參議普定潘公將葬於祖塋之次貴州
提學憲副謝公東山爲之銘其從子曲靖府同知君徵
余表其墓且曰諸父參議公往司訓成都大武實從之
公鞠我覺我無異已子大武之有今日皆公力也生前
旣不及報身后其奈何願惠一言將爲豐碑以泄吾思
言已泣下予曰愚聞之仁者必有后謂其有才子孫以
濟其美也予昔已見君趙州之政之仁矣今移所以仁
趙州者仁曲靖則推諸父仁從子之心以仁百姓參議
公之仁廣且遠矣君之報諸父亦廣且遠矣何碑之足
云雖然予於參議公有深敬焉又有深惜焉公之在工

曹董工大內也時總督爲武定侯郭勳氣燄薰灼炙手
可熱同事之人爲勳黨者皆邀厚貨蒙重賞得內補不
三四年皆紆金曳玉中坐而輿行其次者猶得以中丞
而巡撫外藩公獨持廉秉正方詆阿附之徒卒爲所忌
僅補四川僉事而去夫僉事之服帶不金而蓋皂於監
司爲末品仰視巡撫若子弟之於先師焉人孰不爲公
跼蹐而公獨軒然喜曰吾甯奔走於外藩不樂一日磬
折於權佞之側也夫由內而補外者舍逸就勞去尊居
卑皆俗尙之所不樂而求以免焉公獨反之者何與吾
自有尊焉官爵不與也自有逸焉奉養不與也自士之

失其常也。惟營營以求身之利害爲急而不知此心在人爲至寶也。甯奴役其心以求身之尊而不知望塵乞哀之爲卑且辱也。窘困其心以求身之逸而不知掩護羞阻之爲餒且勞也。嗚呼若公者可謂不失士之常而有其至寶者與。顧卒止晉一級而不得大究其蘊。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公自筮仕爲師儒爲令宰至爲臬爲藩其政其教可書者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世俗之所難而銘之所未竟。又余同時在朝親見其事不可不傳者也。然則同守君必徵墓表於予以爲公身后報者無亦有見於是與於是乎書。

大明奉直大夫知四川潼川州事張公墓表

穴蒼山中峯者張大夫新阡也張大夫掛冠來歸耳目
步履矍矍強健登高眺遠與少年同作止然其心以爲
盡歸計矣一日遊山至中峯謂其子曰斯山堆吾骨子
異而不應曰乘生氣據王相陽來陰受支就阡合冀發
其子孫斯何異於弗耕而餒曰天也豈不悖哉顧余有
取焉汝但識之其子於是芟之柞之樹之以松柏后數
年勃勃焉且成林矣大夫見而喜無何大夫疾其子召
醫藥曰汝猶望吾起耶汝不識吾平居之語汝母不識
耶吾少時力學謂汝母曰三十不第不再試四十不仕

不趨名五十不歸貧夫徇財六十不休眾庶馮生昔吾
之爲是言也詎敢必哉乃所望則如斯之足焉爾已矣
顧幸三十第矣四十仕矣五十歸矣今六十踰三年矣
尙不可休耶夫壽命者數也休咎者心也醫藥者可以
已病不可以革數也子第穴向者之山毋翦伐其樹斯
我之志也言畢命峩冠拖紳遷正寢召賓友而卒初大
夫之少也倜儻自負重然諾讀春秋以弘治戊午舉於
鄉再舉進士不第授蜀之酆都教諭酆都士人貧不能
葬娶者曰於我給酆濱江觀音灘險往往覆舟大夫分
俸募篙師多所救活歲饑以粥糜濟人於道路酆人德

之繼遷敘州爲教授以外艱去復補順慶三任爲學職其施與如一日上下稱賢甲戌遷資陽縣令勤勞明敏爲諸縣先當路以其事布之儔輩俾無諳者取則由是他縣淹獄者皆願訴於大夫矣茂州張遊擊死土蕃之變其副芮參將熊指揮未之援也乃詭詞於兵備者曰張墜馬死軍眾潰奔聽者不查遂以爲然其母上疏辯冤經數官不能決逮獄者千人至是乃於大夫而檄之決大夫果得其情無所避忌由是張之忠始得白逮獄者得甯業而大夫之名益起矣庚辰擢守潼川甫至任以疾致其仕上官勉留人士泣留大夫不顧也曰五十

吾歸矣歸休十年流連宴樂爲事卒之日命其子以田
分族人之士者拯人之命不伐其功史氏嘉焉乃若孝
弟事未著也大夫初刻志舉進士以妣王密輩不逮祿
養爲恨故欲迎其父節齋先生乃俛首就艷教祿養喜
色者數年使其不以俯仰限引之安知其不以文第顯
著也大夫生於成化某年葬中峯之阡配朱氏懿德淑
行無忝內助子男三人長治道郡庠生次治德以庠生
例聽典膳皆朱出季治策側室余氏出女一適庠生王
尙賢先卒治道曰我先世淮安山陽人諱興者洪武初
從征滇始徙大理興生勝勝生裕裕生璽是爲節齋先

生大夫名鳳羽字拱辰自號王山先生嘉靖乙未三月朔日刻中谿李子之文

墓銘

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墓誌銘

公諱汝濂字敦夫姓趙氏其先南京上元人也永牙公於元末遊滇得地於太和之龍尾關因居焉高大父陽曾大父均咸有隱德爲鄉評所推大父平贈推官考儀號春汀治禮記領雲貴鄉薦禮魁初授涪州學正歷應天府推官瀘州知州有惠政累贈中憲大夫妣段氏同

郡通判曉山段公子澄之女累贈恭人以弘治乙卯正月三十日生公公七歲時步趨舉止不類凡兒能屬對曉山公每奇之恭人嘗語人曰此兒言動如有教之者十二歲在涪從林先生學易同門十許人惟公與夏公邦謨穎敏出羣其師曰若二子者不必師矣後夏爲冢宰公爲中丞人以師爲有識云十五歲浮涪水偶見鄰舟乘迴漩將覆公喚舟子急移已舟救之舟人曰灘漩如此往救恣亦不免公曰彼生吾亦生彼死吾亦死坐視其溺豈人心乎卒之兩舟皆濟所活二十餘人春汀公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公自是益勵學問嘉靖改元壬

午中雲貴鄉試易魁壬辰中林大欽榜進士釋褐觀政
都察院是年冬十月選改翰林院庶吉士乙未授吏部
考功司主事丙申調文選司主事轉驗封司員外郎己
亥轉稽勳司署郎中調考功司庚子實授考功司郎中
次應補文選公白冢宰曰頃者考察一任積怨已深若
轉銓司謗毀且至願得南京尙寶足矣冢宰曰此對品
耳非所以處賢也人皆譁然勸公以爲銓司乃美品之
地公曰銓郎雖好然伺候兩府趨趨風旨此豈迂拙之
所能耶明日詣內閣辭皆曰宜晉四品公曰四品之例
在銓郎則可在某則不可與其爲人所忌不若爲人所

忘諸老皆喜竟取南尚寶卿一時輿論多之甲辰由尚
寶轉太常寺少卿轉右通政丁未轉太僕寺卿尋轉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協管院事俱南京辛亥同南京吏部
考察京官以公舊歷斯任每事咨焉多所推服是年公
自陳奉 旨對品調外任公歸里旣二載甲寅吏部咨
聽調官員如有疾自甘休致者聽具奏以原職致仕公
如例乞休奉 旨准以右副都御史致仕隆慶改元例
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己巳三月十一日丑時卒於家時
年七十有五公爲人簡默平居言呐呐若不出口及廷
中有大議論蹇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初爲考功郎主

考察事人謂公曰兩閣下私人須先請問否則匪直損官而已公翹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竟入部明日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左都曰御史某某應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有過王曰雖無過然乏風力公曰不宜御史猶宜別官本院改題可也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久之首肯曰是是部屬魏某者端人也本堂周尙書欲黜之公爭之不已周怒而詈公亦詈諸老解曰考功雖無所聞本堂必有所見姑從之勿爭遂削其籍堂事旣畢部院欲散公申言曰今年考察不虧人只虧一魏郎中耳頃之科道捨遺奏上獨留

之後魏官至兩淮巡撫公相見未嘗及之其器量宏毅
有如此考察疏名將上時冢宰謂公曰黜中有某某者
內閣之姻黨某某內閣之門人某某內閣之愛幸此疏
一上恐爲衙門累也公曰決不累衙門惟郎中不自顧
惜斯無患矣冢宰又曰趙某者內閣倚信決不可黜公
曰趙某不黜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方納所奏
本旋步間有喚趙考功回來者其聲甚厲乃闈寺二人
還所奏本曰爾何苟且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來視
之本面漫漶公少悸知爲權門意也因毅然曰此本決
不可易但進之生死吾自當之諒不至貽患諸君也闈

卷之六 墓金 一八 八三

寺語塞明日 旨下果留趙某輩三人無他患也後時

趙某與嚴氏聲勢相倚總制淮浙威震中外遇公於途

曰昔時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刀

不銛耳彼怒目而去其於利害之際深沈不撓有如此

初爲通政時狀至輒審誕詞必刑頃之部院皆喜訟簡

旣而乃知舊通政無不准之狀至公始判其虛實故無

情之訟自止也公兼操江時各司解賊犯但閱其申文

卽付之有司傳刑曹問公曰不杖賊犯何也公曰五城

拿官御史問官理問司獄獄官皆以笞捶從事吾三法

司堂上如律定罪而已識者然之其知法意每如此公

在太僕時堂例費千餘金僚佐亦皆霑及公一無所私僚佐以爲矯激公乃集眾量分已獨無取眾謂公亦宜受公曰諸君有出巡之費吾塊居於此受之無名竟不受其爲馬政革相沿之習相馬給直價不大費而馬數易盈民皆稱便太僕至今以公爲則也公自離考功曰日圖歸蓋見讎家顯盛自顧不能久於其位卒之公論在人徧歷清銜官至右副都御史時有讎家嗾李給舍論公給舍公奮然曰吾豈爲人報讎者旁人聞之以告公曰荷李公知已然吾官至此已出望外矣歸里以來不治宅第日與田夫野老拄杖遊行就山麓營一草菴

有暇輒往歌嘯其中名其菴曰覺真謂人曰平生涉歷
畏途殊無真意乃今覺真惜乎晚矣公敦內行祖之居
宅父之宦囊一毫不取皆推與弟姪爲之嫁娶公爲人
長者人或犯之付之一笑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貸錢
不取息貧則還其券以周之作詩文信手應人不爲雕
蟲之技先娶兆氏早卒繼娶王氏同知玉溪王公仲仁
之女皆同郡贈封皆恭人側室馬氏游氏子男二曰松
曰棟皆庠生幼而能學可以不墜家聲者女四長適李
文璧次適兆鐘次適生員段謙次適金石隆慶壬申孟
春公之二子將以閏二月十六日葬公於祖塋之南乞

余銘公墓余與公同領壬午鄉薦公言子又爲余壻里
居無日不相聞知公蓋莫余若也余何敢辭遂誌其履
歷而系之以銘曰 近代取人憐華厭樸巧僞爭衡非
國之福公爲考功秉德惟中不爲勢屈不以利曹時多
險慝宰臣之側公力黜之善類以植平居雍雍無所不
容及當大事莫撓其鋒投閑置散行身坦坦不有已長
不知人短長者之名久在鄉評壽考令終曰惟德貞蒼
山皎皎洱河淼淼我銘其阡德人之表

勅封文林郎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邵公墓誌銘
夫士有抱濟世之具而時不我用則退而淑其鄉人以

教其子若孫此其志未爲不得也矧其所淑所教又能
利益斯世而觀其成是亦爲政奚必身有之而后爲見
用哉永昌對山邵公弱冠游鄉校從師授壁經穎悟特
達督學使試之輒居高等戶侍梅國劉公夙負文望初
以監司入棘院得公文大驚擬首薦因襲藏之臨榜偶
忘其所比得卷已無及矣悵悵鬱鬱且歎且讀因不能
釋始拆糊名召公而語之顧公曰命已夫由是隱居不
復出日以教授生徒爲樂鄰壤之士負笈以從者不遠
數百里以文故顯者半出公門焉公配史孺人生一子
惟中是爲纓泉憲副憲副之幼也公指以語孺人曰此

兒必能發吾之志願養之何如耳遂不令就外傳家法甚嚴憲副方弱冠駸駸如老儒嘉靖丁酉領鄉薦丁未登進士授行人選廣東道御史晉常州知府廣東按察司副使所至聲名藉藉人謂公之積徵於憲副君云嘉靖戊午憲副君以御史上績於朝得封公如其官贈史太孺人憲副君在外旣久乃以將父在告承歡繞膝與交親鄉黨侍公宴樂凡可以娛親而致其喜者無弗具焉蓋踰年而公卒人謂公躬行忠孝以率人故屬纊之際有子在側竟無遺憾此錫類之報也公卒之冬憲副君將奉葬事預持四川憲副定泉吳君所爲狀馳使

徵陽以銘陽不能辭按狀公諱節字信夫對山其別號也邵之先世爲浙之紹興人後徙汴徙高郵徙剡代有聞人始祖諱亢仕宋累官至大冢宰諡安簡再傳諱彰爲敷文閣學士又再傳諱欽爲大中丞鑑爲大司農鎔爲大司馬我朝洪武初有諱伯正者領鄉貢爲金部郎傳至諱玉以被逮戍雲南之金齒未至而卒諱經補役經於公爲祖考著籍金齒遂爲永昌人經生昂昂於公爲考別號靜齋居士靜齋配某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箴曰篋二弟未成立遭家不造而母見背公治葬能備禮又婚二弟鄉里多之公心計過人業儒之外兼

通堪輿藝射百家之藝選山葬母涉歷辛勤果得吉地
於鴨子塘之靈原葬不踰年門祚鼎盛人益服其識鑒
云晚歲築茅保山之麓與士大夫結龍門詩社閒居未
嘗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作字有法憲副君欲梓其詩
輒止之曰吾詩遣興而已何以殃木爲哉公體幹魁梧
坐立如山卒之夕語憲副君曰吾見一老人與一星如
鵝狀自西隕枕邊有鼓樂聲吾逝矣遂歿人謂公行孚
神明臨終不亂致此善應豈偶然哉公生於弘治戊申
卒於嘉靖癸亥享年七十有六史孺人及二弟皆先公
卒孺人有婦行李修撰石鹿先生銘其藏已女三人長

適曹鯨次適馮桓季適張佩三壻皆庠生也孫男二人
長象賢庠生次繼賢孫女三人馬必健閔存仁馮昭文
其壻皆庠生也會孫男應祈曾孫女一人憲副君以是
歲仲冬 日甲子葬公於靈原從先兆也銘曰 力耕
不穡其子必食積善不望其后將昌於乎應揚而遯人
則不逢旣闔而章已乃不窮我銘公墓曰惟德風

承德郎刑部主事賈公墓誌銘

始余爲童子時擇所與游得五人而賈公與焉公方弱
冠已殷殷有博雅名其學邃於詩其文長於舉子業其
爲人意度介直而溫克也嘉靖改元壬午余與同薦於

鄉是冬上春官萬里追從天涯聯榻曾不見公喜愠色
余叨第先公而仕然知公之不墜學也壬辰公果登林
大卿榜進士觀工部政明年授四川華陽縣余弗獲從
之游然聞其及民之心勇而內顧之念微固知其必有
獲也歲丙申果擢刑部四川司主事公在華陽日縣號
善訟公以明聽而訟息民號難治公以慈祥而民淳有
李自明者以負稅錢三世死於獄公廉得其寔遂理境
上無稅之地以業之又出已俸以償所負由是官稅不
缺而李氏甯其生鄰邑饑民各竊富人斗粟厥令捕之
咸治以死中丞檄公覆按其事公曰竊粟迫於甚饑執

炬緣於昏黑得斗粟而卽散但求活而無他其令乞仍
舊案公對使者曰殺十三人以媚上司以權僚友將謂
天無知乎吾豈敢吾豈敢中丞悟竟如公擬嗚呼世道
日圯士大夫以苟得爲賢權門勢途有一罅可乘雖殺
人媚人亦所不卹觀君所守如此可不謂賢已乎己亥
歸里每以集善課子爲事嗚琴詠詩一室晏如歲辛亥
十月七日卒距其生弘治壬子四月二十七日享年六
秩余與公林邱同居者又十年矣入出周旋月無虛日
又安忍銘公墓哉忍不銘公墓哉 銘曰世不知命逐
逐惟利彼美君子流坎視義克全天眞允矣無媿我銘

其藏式示來裔

申谿家傳彙稿卷之九終